

道山清話
萬柳溪邊舊話



道 山 清 話

撰 人 未 詳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道山清話及其他一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道山清話

李常爲言官。言王安石理財不由仁義。且言安石遂非喜勝。日與其徒呂惠卿等陰籌竊計。思以口舌以文厭過。以公論同乎流俗。以憂國爲震驚朕師。以百姓愁歎爲出自兼并之言。以卿士僉議爲生乎怨嫉之口。而又妄取經據傳會其說。且言理財用而不由仁與義。不上匱則下窮矣。臣自知朝夕蒙戮。不憚開垂閉之口。吐將腐之舌。爲陛下反覆道之。凡數千言。上覽之驚歎再三。撫諭曰。不意班行中乃有卿也。從前無臣僚說得如此分明。待便爲施行。明日安石登對。神宗正色視安石。昨覽李常奏。豈不誤他百姓。安石垂笏低手。作怠慢之狀。笑而不對。神宗愈怒。遂再問之。安石略陳數語。人不聞安石所言何事。但見上連點頭曰。極是極是。常之奏竟不見降出。常後對人言。不知安石有甚狐媚厭倒之術。司馬君實洛中新第。初遷入。一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簽數十。問之。則曰。此非人行之地。將以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豈可以此爲防。命亟去之。人之叩齒。將以收召神觀。辟除外邪。其說出於道家者流。故修養之人多叩齒。不聞以是爲恭敬也。今人往往入神廟中叩齒。非禮也。

唐明皇名隆基。故當時改太一基爲基。至今因之不改。何也。予嘗兩入文字不報。

秦觀少游。一日寫李太白古風詩三十四首。於所居壺隱壁間。予因問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之詩。史

但言築宮而師事。不聞黃金之名。太白不知何據。少游曰。上谷圖經言。昭王築臺。置千金於其上。遂因以爲名。閱之信然。

正獻杜公嘗言。人家祀祖先。非簡慢則嫫瀆。得其中者鮮矣。

天聖中。詔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毀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輒甃。當時有一縣尉投書啓。具言不可。力懇不已。至於叩頭流血。遵以其故沮格朝命。按罷之。自是人無敢言者。遵因此得進用。何斯舉詩云。長安古碑用樂石。螭尾金鈎擅精密。缺訛橫道已足哀。況復鑄裁代輒甃。有如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衣吁可惜。斯舉黃州人。少年識蘇子瞻。初名頴。字頴之。後名頴之。黃庭堅魯直極推重之。嘗與斯舉簡云。老病昏塞。不記貴字。欲奉字曰斯舉。取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但恐或犯公家諱字爾。遵自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即除樞密副使。

斯舉又作黃綿襖子歌。其序言。正月大雨雪。十日不已。旣晴。鄰里相呼負日曰。黃綿襖子出矣。

子瞻嘗言。韓莊敏對客。稱仁宗時。一夜三更以來。有中使於慈聖殿傳宣。慈聖起著背子。不開門。但於門縫中間云。傳宣有甚事。中使云。皇帝起飲酒盡。問皇后殿有酒否。慈聖云。此中便有酒。亦不致將去。夜已深。奏知官家且歇息去。不肯開門納中使。

王陶爲中丞。劾韓琦。曾公亮不押班。有背負芒刺之語。參政吳奎言。不押班蓋已久來相承。寢成廢禮。非始於二人。陶以臺制彈劾。舉職便可。何至引用背負芒刺跋扈之語。且言陶天資險薄。市井小人。巧詐翻覆。情態萬狀。邵安簡亢反攻奎。言陰陽不利。咎由執政。奎乃言由陶所致。所言頗錯。奎遂罷。

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見臥榻枕邊有一劍。公問儀公何用。儀公言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手刃賊。賊死于此。汝何以處。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古人青氈之說。汝不記乎。何至於是也。吾嘗見前輩云。夜行切不可。以刃物自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非所以自重也。

神宗時。文州曲水縣令宇文之邵。上書極言時政。且言奸聲亂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肩隨。孰謂王者之都。而風俗一至於此。神宗乃遣一二內侍。於通衢中物色民言。竟以無是事而止。予謂縱物色得其言。如何敢舉於上前。劉貢父常對人言。內官如聽得。只道是尋常文談。

魏公在永興。一日有一幕官來參。公一見熟視。蹙然不樂。凡數月未嘗交一語。儀公乘間問公。幕官者公初不識之。胡然一見而不樂。公曰。見其額上有塊隱起。必是禮拜。當非佳士。恁地人緩急怎生倚仗。哲宗御講筵。所手折一栢枝玩。程頤爲講官。奏曰。方春萬物發生之時。不可非時毀折。哲宗亟擲于地。終講有不樂之色。太后聞之。歎曰。怪鬼壞事。呂晦叔亦不樂其言也。云不須得如此。

溫公在永興。一日行國忌香幕。次中客將有事欲白公。誤觸燭臺。倒在公身上。公不動。亦不問。韓持國爲人凝嚴方重。每兄弟聚話。玉汝子華。議論風生。持國未嘗有一言。

邵康節與富韓公在洛。每日晴必同行至僧舍。韓公每過佛寺神祠。必躬身致敬。康節笑曰。無乃爲佞乎。韓公亦笑。自是不爲也。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爲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臥。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

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慶曆中。親事官乘醉入禁中。上遣內侍諭皇后貴妃。使閉閣勿出。后聽命不出。貴妃乃直趨上前。明日上對輔臣泣下。樞相乘間啓廢立之議。獨梁相適厲聲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其事乃止。

契丹遣使論國書中所稱大宋大契丹。以非兄弟之國。今輒易曰南朝北朝。上詔中書密院共議。當時輔臣多言此不計利害。不從。徒生怨隙。梁莊肅曰。此易屈爾。但答言宋蓋本朝受命之土。契丹亦彼國號。令無故而自去。非佳兆。其年賀正使來。復稱大契丹如故。

京城界多火。在法放火者一不獲。則主吏皆坐罪。民有欲中傷官吏者。至自焚其所居。罷免者紛然。時邵安簡爲提點府界縣鎮寨公事。廉得其事。迺請自今非延及旁家者。雖失捕勿坐。自是絕無遺火者。遂著爲令。

仁宗時。王文正公爲諫官。因論王德用所進女口。上曰。正在朕左右。文正曰。臣之所言。正恐在陛下左右。上色動。呼內侍官使各賜錢三百貫。令卽今便般出內東門。文正謂不須如此之遽。但陛下知之足矣。上曰。人情皆一般。若見涕泣不忍去。則朕決不能去之。旣而上卽閑說漢唐間事。又言太宗黜李勣。使其子召用。大是入思慮來喜見于色。忽內侍來奏云。已出內東門去訖。上復動容。乃起。其廢郭后也。臺臣論列尙美人。上曰。隨卽斥去矣。豈容其尙在宮中也。上之英斷如此。盛矣哉。

蘇子瞻詩。有似聞指麾築土郡。已覺談笑無西戎之句。嘗問子瞻。當是用少陵談笑無西河之語。子瞻笑。

曰。故是。但少陵亦自用左太沖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也。

予一日在陝府官次。年見一官員與人語話。因及守將怒一孔目官。始效守將奮髯抵掌厲聲之狀。次又作孔目官皇懼鞠躬請罪。至於學傳呼杖直之聲。一少年方十二三。冠帶在衆中坐。忽叱曰。是何輕薄舉止。一坐驚笑。後問知是蔡子正家子弟。

元祐八年。呂大防因講筵言及前代宮室多尙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前代人君雖在宮禁中。亦出與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止欲涉歷黃庭。稍冒寒暑。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唯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尙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御廚止用羊肉。皆祖宗家法。陛下不須遠法前代。只消盡行家法。既而上退至宮中。笑謂左右曰。呂相公甚次第好。

微仲爲人剛而有守。正而不他。輔相泰陵八年。朝野安靜。宣仁聖烈上仙。因爲山陵使。既回。乃以大觀文知潁昌。時元祐甲戌三月也。公既行。而左正言上官均言其以張耒秦觀浮薄之徒。撰次國史。以李之純爲中司。來之邵。楊畏虞策爲諫官。范祖禹俞執中呂希純吳安詩。或主誥命。或主封駁。皆附會風旨。以濟其欲。時監察御史周秩及右正言張商英。連上疏交攻之。微仲遂落職。猶知隨州。秩等攻之不已。至循州安置。未踰嶺而卒。人頗冤之。

程伊川嘗言醫家有四肢不仁之說。其言最近理。下得仁字極好。

館中一日會茶。有一新進曰：退之詩太孟浪。時貢父偶在座。厲聲問曰：風約一池萍。誰詩也？其人無語。蘇子瞻一日在學士院閑坐。忽命左右取紙筆。寫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兩句。大書小楷行草書。凡寫七八紙。擲筆太息曰：好好。散其紙於左右給事者。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儻。有一士人。盡掎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砢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其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則幾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絕倒。

劉貢父一日問蘇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嘗說日月也？二公大笑。

常秩之學。尤長於春秋。或問秩：孫復之學何如？秩曰：此商君法爾。步過六尺與棄灰於道者有誅。大不近人情矣。

周重實爲察官。以民間多壞錢爲器物。乞行禁止。且欲毀棄民間日近所鑄者銅器。時張天覺爲正言。極論其不可。恐官司臨迫。因而壞及前代古器。重實之言既不降出。憤懣不平。謂同列曰：天覺只怕壞了。

鉞兒馨兒。

呂晦叔爲中丞。一日報在假館中。諸公因問何事在假。時劉貢父在坐。忽大言。今日必是一箇十齋日。蓋指晦叔好佛也。

洛中有一僧。欲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云。聞富彥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但晦叔貪佛。已不可勸。人亦不怪。如何勸得彥國。堯夫曰。今日已暮矣。姑任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後月餘。彥國招數客共飯。堯夫在焉。因問彥國曰。主上以裴晉公之禮起公。公何不應命。又聞三遣使。公皆臥內見之。彥國曰。衰病如此。其能起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卽出。恐亦未是。彥國曰。弼亦不曾思量至此。

神宗時。韓子華爲中丞。劾秦宰臣富弼。人言張茂先爲先帝子。而弼引爲管軍。鄭公丐罷。子華亦待罪。仍牒閣門。更不稱中丞。及不朝參。今中書密同諫議。以爲管軍。人無間言。絳欲以危言中傷大臣。事旣無根。徒搖衆聽。兼絳舉措顛倒。不足以表率百官。於是子華削職知蔡州。子方亦請外。知荆南。敕過門下。何郊知封駁事。封還。子方乃留。

仁宗時。梓州妖人白彥歡。能依鬼神作法。以詛人。至有死者。獄上請讞。皆以不見傷爲疑。梁莊肅曰。殺人以刃。尙或可拒。以詛則其可免乎。竟殺之。

張堯佐以溫成之故。復除宣徽使。唐質肅時爲御史裏行。爭之不可得。求全臺上殿不許。求自貶不報。於

是劾宰相并言事官皆附會緘默。乃又援致舊臣。帝急召二府。以其章示之。子方猶立殿上。梁莊肅爲樞副曰。宰相豈御史薦耶。叱使下殿。殿上莫不驚愕相視。於是貶春州別駕。又改英州。宰相諫官明日亦皆罷逐。

眞宗不豫。荆王因問疾。留宿禁中。宰執亦以祈禳內宿。時御藥李從吉。因對荆王叱小黃門。荆王怒曰。皇帝服藥。爾輩敢近木園子高聲。以手中熟水潑之。從吉者自言與李文定是族人。仁宗旣卽位。從吉使其徒乘間言於上曰。頃時先帝大漸。八大王留禁中者累日。宰執恐有異謀。因八大王取金盃熟水。李迪以墨筆攪水中。八大王疑有毒藥。卽時出禁中去。上曰。不然。安有是事。若八大王見盃中黑水。便不會根究。翰林司且渲筆在熱水中也。則甚計策。當時八大王纔到禁中。便要出去。却是嬖孽留住。教只在禁中。明日卽去。直是無此事。必是李從吉唆使爾輩來說。上卽位未及一年。英悟已如此。

余少時嘗與文潛。在館中。因看隋唐嘉話。見楊祭酒贈項斯詩云。度度見詩詩摠好。今觀標格勝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因問諸公。唐時未聞項斯有詩名也。文潛曰。必不足觀。楊君詩律已如此。想其所好者。皆此類也。

韓莊敏一日來予子弟讀書堂。徧觀子姪程課。喜甚。謂門客曰。舉業只須做到這箇地位。有命時儘可及第。自此常令日日講五經。依次第觀子史。程文不必更工。枉了工夫。若無命時。雖工無益。

東坡在雪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遍。卽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

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西人皆作吼音。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秦觀南遷。行次郴道遇雨。有老僕。膝貴者。久在少游家。隨以南行。管押行李在後。泥濘不能進。少游留道傍人家以俟。久之。方嬖珊策杖而至。視少游歎曰。學士學士。他門取了富貴。做了好官。不枉了恁地自家做甚來。陪奉他門。波波地打閑官。方落得甚聲名。怒而不飯。少游再三勉之曰。沒奈何。其人怒猶未已。曰。可知是沒奈何。少游後見鄧博文。言之大笑。且謂鄧曰。到京見諸公。不可不舉似。以發一笑也。子瞻愛杜牧之華清宮詩。自言凡爲人寫了三四十本矣。

仁宗時。大名府有營兵。背生肉。蜿蜒如龍。時程天球判大名。囚其人於獄。具奏于朝。上覽其奏。笑曰。是人何罪哉。此贅耳。卽令釋之。後其兵輒死。上頗疑焉。一日。對輔臣言。大名府兵士。肉生于背。已是病也。又從而禁繫。安得不死。又其後。天球在延州累立功。上欲大用。輒曰。向來無故囚人。至今念之也。

元符三年。立賢妃劉氏爲后。鄒至完上疏言不當立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其葵丘之會。載書猶首曰。無以妾爲妻。況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妾爲妻者。臣僚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爲國。治之則上行下効。難以責人。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爲法。今陛下爲五伯之所不爲者。哲宗讀至此。震怒。詔浩言多狂妄。事實不根。除名勒停。新州羈管。

當時人見至完之貶大峻而未見其疏遂有士人僞爲之者不樂至完者錄其僞本以進有商王桀紂之語言至完外以此本矯示於人以邀名其實非也上愈怒故行遣至完嘗所往來之人甚衆曾紆云山谷用樂天語作黔南詩白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原山谷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白云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殮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山谷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白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到何以開憂顏山谷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紆愛之每對人口誦謂是點鐵成金也范寥云寥在宜州嘗問山谷山谷云庭堅少時誦熟久而忘其爲何人詩也嘗阻雨衡山尉廳偶然無事信筆戲書爾寥以紆點鐵之語告之山谷大笑曰烏有是理便如此點鐵人問卻堯夫人有潔病何也堯夫曰胷中滯礙而多疑耳未有人天生如此也初因多疑積漸而日深此亦未爲害但疑心既重則萬境皆錯最是害道第一事不可不知也

山谷在宜州服紫霞丹自云得力曾紆嘗以書勸其勿服山谷答云公卷疽根在傍乃不可服如僕服之殆是晴雲之在川谷安得霹靂火也

山谷之在宜也其年乙酉卽崇寧四年也重九日登郡城之樓聽邊人相語今歲當慶戰取封侯因作小詞云諸將說封侯短笛長吹獨倚樓萬事總成風雨去休休戲馬臺南金絡頭催酒莫遲留酒似今秋勝去秋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椅欄高歌若不能堪者是月三十日果不起范寥自

言親見之。

范寥言山谷在宜州。嘗作亥卯未脾肺。又作未酉亥脾肺。寥皆得享之。

王沂公每見子姪語話。學人鄉音。及效人舉止。必痛抑之。且曰。不成登對後亦如此。

李公擇每飲酒至百杯卽止。詰旦見賓客。或回書問。亦不病酒。亦無倦色。

老蘇初出蜀。以兵書徧見諸公貴人。皆不甚領略。後有人言其姓名於富韓公。公曰。此君專勸人行殺戮。以立威。豈得直如此要官職做。

忠宣公范堯夫居常正坐。未嘗背靠著物。見客處有數胡床。每暑月蒸濕時。其餘客所坐者。背所著處。皆有汗漬痕迹。惟公所坐處常乾也。公所著衣服。每易以瀚濯。並無垢膩。履屨雖敝。亦皆潔白。子弟書室中。皆坐草縛墩子。或杌子。初無有靠背之物。有一幕客。好脩飾邊幅。其衣巾常整整然。公未嘗以目視之。每遇筵會。公不以上官自居。必再三勉客。待其飲盡而後已。惟勸至此幕客。一舉而退。然此客不悟。每遇赴席。愈更潔其服而進。予每舉此以戒吾家子姪。

王荊公謝公墩詩云。千枝孫嶧陽。萬本母淇奧。滿門陶令株。彌岸韓侯籛。貢父云。不成語。

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云。彼讀書未多。心源未明。纔拈着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

范蜀公鎮。每對客。尊嚴靜重。言有條理。客亦不敢慢易。惟蘇子瞻則掀髯鼓掌。旁若無人。然蜀公甚敬之。一日有客問公。何爲不重黃庭堅。公曰。魯直一代偉人。鎮之畏友也。安敢不加重。又問庭堅學佛有得。

否。公曰：這箇則如何知得？但佛亦如何恁地學得。

彭汝礪久在侍從。剛明正直，朝野推重。晚娶宋氏婦，有姿色器資，承順惟恐不及。後出守九江，病中忽索紙筆，大書云：宿世冤家，五年夫婦，從今以往，不打這鼓，投筆而逝。

晏文獻公爲京兆，辟張先爲通判。新納侍兒，公甚屬意。先字子野，能爲詩詞，公雅重之。每張來，卽令侍兒出侑觴，往往歌子野所爲之詞。其後王夫人寢不容，公卽出之一日。子野至，公與之飲。子野作碧牡丹詞，令營妓歌之。有云：望極藍橋，但暮雲千里，幾重山，幾重水之句。公聞之，慙然曰：人生行樂耳，何自苦如此。亟命於宅庫支錢若干，復取前所出侍兒。旣來，夫人亦不復誰何也。

陳瑩中云：嶺南之人，見逐客，不問官高卑，皆呼爲相公。想是見相公常來也。

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往往以賤名爲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服公之捷對。

裕陵嘗因便殿，與二三大臣論事，已而言曰：嘗思唐明皇晚年，侈心一搖，其爲禍有不勝言者。本朝無前代離宮別館，游豫奢侈，非特不爲，亦不暇爲也。蓋北有狂虜，西有黠羌，朝廷汲汲然左枝右梧，未嘗一日不念之。二虜之勢，所以難制者，有城國，有行國，古之夷狄，能行而已。今兼中國之所有矣，比之漢唐，最爲強盛。大臣皆言陛下聖慮及此，二虜不足撲滅矣。上曰：安有撲滅之理？但用此以爲外懼則可。

溫公無子，又無姬侍。裴夫人旣亡，公常忽忽不樂。時至獨樂園，於讀書堂危坐終日，常作小詩，隸書梁間。

云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其回人簡有云。草妨步則薤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可見公存心也。

石曼卿一日在李駙馬家。見楊大年寫絕句詩一首云。折戟沈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後書義山二字。曼卿笑云。崑裏沒這般文章。塗去義山字。書其榜曰牧之。蓋兩家集中皆載此詩也。此詩佳甚。但頗費解說。

熙寧四年。呂誨表乞致仕。有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難行步。非徒憚跼盤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柰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卹。其如九族之托。良以爲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於戲。獻可之論。可謂至矣。

周種言垂簾時。一日早朝。執政因理會事。太皇太后命一黃門於內中取案上文字來。黃門倉卒取至。誤觸上幙頭墜地。時上未著巾也。但見新髻頭撮數小角兒。黃門者震懼。幾不能立。旁有黃門取幙頭以進。上凝然端坐。亦不怒。亦不問。既退。押班具其事取旨。上曰。只是錯。太后命押班。只是就本班量行遣。又言一日輔臣簾前論事甚久。上忽顧一小黃門附耳與語。小黃門者既去。頃之復來。亦附耳而奏。上忽矍然而興。俄聞御屏後小鑼鉦之聲交作。須臾卽止。上復出一黃門抱上御椅子。再端拱而坐。直待奏事畢乃退。太皇亦顧上笑。

章子厚爲侍從時。遇其生朝會客。其門人林特者。亦鄉人也。以詩爲壽。子厚晚於座上取詩以示客。且指其頌德處云。只是海行言語。道人須道著。乃爲工。門人者頗不平之。忽曰。昔人有令畫工傳神。以其不似。命別爲之。既而又以不似。凡三四易。畫工怒曰。若畫得似後。是甚模樣。滿坐烘然。

章子厚。人言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中。爲人救止。其後朝士頗聞其事。蘇子瞻嘗與子厚詩。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之語。子厚謂其譏己也。頗不樂。

熙寧中有薦華山陳戩者。博學知治亂大體。三十年不出戶庭。鄰人有不識者。云是希夷宗人。旣對便坐。上先覽其所進時議。甚喜之。至是命坐賜茶。戩乃趨起惶恐。謝不敢者再三。云上有鷗尾。乞陛下暫令除去。上使之退。左右皆掩笑。上亦不怒。對輔臣亦未嘗言及。一日忽有旨。賜束帛令還山。

太祖嘗有言。不用南人爲相。實錄國史皆載。陶穀開基萬年錄。開寶史譜。言之甚詳。皆言太祖親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或云。自王文穆大拜後。吏輩故壞壁。因移石於他處。後寢不知所在。旣而王安石。章惇相繼用事。爲人竊去。如前兩書。今館中有其名而亡其書也。頃時尙見。其他小說往往手見。今皆爲人節略去。人少有知者。知亦不敢言矣。

予一日道過毗陵。舍於張郎中巷。見張之第宅雄偉。園亭臺榭之勝。古木參天。因愛而訪之。問其世家。則知國初時有張佖者。隨李煜入朝。太宗時。佖在史館。家常多食客。一日。上問卿何賓客之多。每日聚說何事。佖曰。臣之親舊。多客都下。貧乏絕糧。臣累輕而俸有餘。故常過臣飯。止菜羹而已。臣愧菲薄。而彼